

良
妮

北京女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女人/良妮著 -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8

ISBN 7-5063-1066-X

I. 北 II 良 III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-IV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1454 号

北京女人

作者: 良 妮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蒋 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印刷: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10 千

印张: 13 插页: 2

印数: 50 501—70 500

版次: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6 次印刷

ISBN 7 5063-1066-X/I·1055

定价: 1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

作家版图书印 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—

一夜春雨。北京西城那座乳白色的写字楼，被这雨洗刷得格外透亮。这座楼，被商人们誉为风水宝地。它位于西城繁华的商业区，正面邻街，楼前有宽敞的停车场，楼内办公、通讯设施齐备，条件俱佳。能在这座楼里租上房间，就意味着租房者的身份非同一般。

北京（中港）先达贸易公司雄居在这楼内已经两年多了。先达公司在这楼里租了十间办公室。楼前停车场内，停着先达的白色尼桑和蓝色桑塔纳卧车，还有几辆夏利、面包和小货。

其实，先达公司不过是个三十多人的贸易公司，在当今若是没有背景，这样的小公司能在京城的这块宝地上生存尚且困难，然而先达公司的生意却做得火火的。真正运作支撑着先达公司的是它的上级单位——中国达威实业总公司。达威实业总公司是深圳一个很有实力的集团公司，它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，北京就有几个，先达只是其中之一。

先达公司的总经理冯骧此时脸色阴沉地坐在老板椅上，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。天气凉爽，他仍觉得热，这是心里翻出的火儿，什么也扑不灭。他吐出一口烟，环顾着这间办公室。在这里，他本已稳坐两年多了，今天却突然感到他的板椅开始不稳，开始摇动。这感觉让他很不舒服，他用手挥去烟雾，也挥扫着这感觉。

不信那个外国佬的预言，人们也应该和她一样推测，反正地球是到了差不多该毁灭的时候了。她才不在乎地球毁灭不毁灭呐！也不怕。想通了一点——趁年轻的漂亮的自己还没毁灭，赶紧的，不失一切时机寻欢作乐。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嘛！她想。年轻的漂亮的一个自己，不就是一朵好花么？万籁俱寂的这一个夜晚，有个傻二小伙死乞白赖地缠着被自己所迷所惑所要弄，不就是人生的一场好游戏么？

他以为他是在蹂躏她。只不过隔着层薄薄的衣绸，不算彻底。而她却更以为她是在蹂躏他。蹂躏他的情欲蹂躏他的心理。一报还一报。否则不是就不好玩了么？

他瞎忙。满脑门儿忙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儿。

伤神费劲儿呢傻二——她内心嘲笑他。

那个双重的结不过是形式上的结。是美饰物。是根本解不开的结。

要脱掉她的裤子“问题”不在那儿。“关键”在后不在前。后面有个小小的按扣儿。只一个。非常隐蔽。扯开，一切“问题”就迎刃而解了。如果两个按扣儿这个裤子就不值二百三十多元了。她这么认为。就是冲这一点买了。

她打定主意不指导他如何才能脱下她的裤子。

“解不开！……”

他不但恼火，甚至愤慨了。

她仍以一种撩拨的眼神儿望着他。她确信善于撩拨的眼神儿会使不性感的女人也性感，正如她确信地球是到了差不多便该毁灭了的时候一样。为了娴熟地掌握运用这一种眼神儿的技巧，她经常对镜苦练。冬练三九夏练三伏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达到炉火纯青的高超阶段之后，她和自认为是正人君子的男人们的理性较量。成绩好得不能再好。数搏数胜。岂止数胜，而且速胜。可谓“牛刀初试”，锋利无比“削铁如泥”。

与拳击场上的情形相反。在被他以一股蛮力抱起粗鲁地掼在床

友，现在是同事！我们之间是纯粹的工作关系，身正不怕影斜，去他妈的闲话不闲话的！我就是不在乎。不过，你要是也跟别人瞎掺合……”

“好了，别发那么大火儿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”思琳脸上堆笑说。

冯骁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呀，脑子什么时候用在正地儿上就好了。上边给我派来个什么副总，他来干什么你想过吗？咱们这个公司的好日子已到头啦，这些你知道吗？”

陈思琳懒懒地说：“那都是你们当头儿想的事儿，我操那些闲心干什么。我走了。”说着悻悻地离开了。

冯骁更加烦乱，今天下午已经安排好与副总经理见面，他想先和他的助理方晓遇碰一碰，可晓遇去办事儿到现在还没回来。

这时，他听到了敲门声。

“请进。”冯骁站起身。

门开了，新到任的副总经理吴光黎走了进来，他很有风度地快步走到板台前，隔着那张板台热情地向冯骁伸出手：“冯老板，你好。”

冯骁被这热情弄得一愣，他握住吴光黎细瘦的手说：“这么说，我也得叫您吴老板喽？”

吴光黎没有料到冯骁会这么说，不自然地笑起来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我怎么能当老板呢？”接着他话题一转，“哟，在深圳就久闻你的大名呀，达威总公司陈老总的乘龙快婿是堂堂一表人才，今日见到你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在深圳我还见到了冯太太，那可真是一个南国美人呀。”

说着话儿，吴光黎坐在沙发上，冯骁也坐下来。冯骁给吴光黎递过去烟，说：“这快婿也差一截，陈老总是我太太的舅舅。您就叫我的名字，我就称您老吴，当着外人咱再叫官称。嗨，这方晓遇怎么还没回来？”

吴光黎抽着烟，没有接话儿。这是他第一次与冯骁见面，刚才短暂的接触已使他感到冯骁对自己存有戒意，所以他开始谨慎起来。

沉闷了一会儿，冯骁问了一句：“老吴，在家这几天休息得怎么样？”

吴光黎说：“真亏了冯总的照顾，休息得很好，今后还要靠冯总多多关照呀。”

冯骁笑了一下：“关照？老吴你也太客气了。您是总公司派来的，论资格论经验都比我强，今后还真的要您多多指导呀。”

又冷场了。俩男人说话不多，抽烟不少，一会儿，板台和茶几上的烟缸里就堆积了不少烟蒂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一个文雅端庄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冯骁紧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，但他还是抱怨地说：“晓遇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和吴总等你半天了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：这是总公司派来的吴总，这是我的助理方晓遇。”

方晓遇朝吴光黎一笑，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：“吴总，真抱歉，第一次见面就让您这样久等。就怪马路上老堵车，怎么也赶不回来，真急死人啦。吴总，真的很抱歉呀。”

方晓遇的神情显得成熟沉稳，而她的声音却像个活泼的女孩那样轻柔，带着打动人的诚恳。

吴光黎把手伸向方晓遇：“吴光黎。方助理，早就听说你很能干呀，以后咱们就在一起工作了，可要多帮我哟。”

方晓遇笑起来：“吴总，冯骁，都坐下来谈吧。吴总，您应该多帮我们才是。我对公司业务一窍不通，成天就是公司内部这一大摊子杂事，忙得没个头绪。冯骁抓业务，也忙得要命。现在您来了，应该在公司管理上好好下下功夫。”说着，方晓遇给吴光黎和冯骁沏茶倒水，屋里顿时有了生气。

吴光黎暗暗打量冯骁和方晓遇：冯骁有三十七、八岁，身材

高大矫健，冷漠英俊的面孔上带着些欧美男子的棱角，这使他的冷漠中又增添了许多高傲。随意的发型和合体高档的服装，都映衬出他内心的自信。方晓遇看上去也就三十二、三岁，面孔标致，身材颀长，一身淡蓝色真丝西装套裙显得颇有修养。这真是天造的一对漂亮人儿。

未到先达，吴光黎已在其它分公司知道了冯骁的一些情况。此人虽有英俊潇洒的外表，然而性格却冷僻、孤傲、内向。再加上他的脾气易怒、多疑、固执，很难与人相处。这个方晓遇倒是好脾气好性格，也颇有人缘。他们俩的关系嘛，用分公司一位老兄的话说：“这年头儿，老板都找‘小蜜’，偏这冯老板有特色，找了个‘大蜜’伴着。”

吴光黎正想着，就听见方晓遇说：“吴总，我以为从深圳来的副总是南方人哪，原来您也是北京人呀。”

吴光黎笑起来：“我呀，正儿八经的老北京了。咳，我这几年一直在南方，北京这边儿就靠我太太一个人，她又上班儿又看着孩子，还要照顾两边的老人，可把她累惨啦。总公司就是为了照顾我，才把我调回来的。”

冯骁不动声色地点点头。

方晓遇又说：“哎，冯骁，你在深圳时认识吴总吗？”

冯骁摇摇头：“没有，听说老吴那时正在珠海搞房地产？”

吴光黎点点头说：“是呀，当时总公司让我去了珠海，要不，咱们早就认识喽。”

方晓遇又说：“嗨，冯骁在珠海时，吴总在深圳，后来吴总去了珠海，冯骁又去了深圳，最后呀，还是回北京见了面儿，这就叫缘分。是不是？”一番话说得吴光黎和冯骁都笑起来。

三个人坐在一起谈话，两个男人刚才的冷落和尴尬被这个女人给驱散了。方晓遇很会调解气氛，她一会儿问吴光黎，一会儿又给冯骁找话说，让两个男人总有对话的时候。她不时提出些恰

当的问题，给吴光黎以发挥的机会，又不断挑起个合适的话头，让冯骁侃侃而谈。在这期间，她始终带着温顺柔婉的微笑，即随意又收敛。每到敏感话题时，她总能不露声色，机敏自然地转一个弯儿，把话题引开。

吴光黎呷了一口茶：“哟，好茶呀，北京人还是爱喝好花茶。怎么？冯总有品茶的雅兴？”

冯骁的情绪已好转，他朝方晓遇看了一眼：“我？除了有抽洋烟的瘾，什么爱好也没有。那都是她的主意，为您专备的好花茶。”

方晓遇忙说：“这是冯骁提的醒儿我才想起的。我先生爱喝好茶，我猜您也爱喝茶。”

“噢？我和方助理的先生有同样爱好，我感到很荣幸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吴光黎开起了玩笑，气氛又亲近了许多。

冯骁摇头笑着说：“我这老同学呀，心眼儿善也有些傻，瞧，又给自己下了套儿啦。”

吴光黎听冯骁这样说，就收住笑问冯骁：“冯总，你是什么时候去了南边的？”

冯骁坦率地说：“我呀，是跟着北京最早闯南方的那拨人去的。在珠海苦苦干了几年没干出结果。一次去深圳出差，正好去达威总公司办事，有缘见到了陈老总，就这么着，有机会进了达威。”

吴光黎点头说：“进了达威你可就如鱼得水啦，达威是个重视人才的大公司。在深圳就听说过冯总，你可是咱北京人的骄傲哟。你在北京自学了企业管理的全部课程，取得了大专学历，自己承包过工程和项目，到达威后是以苦干和拼搏精神受到老总们重视的。”

冯骁听吴光黎这样说，心中不由升起一阵感慨，是呀，达威这个富丽堂皇的大招牌里，到处都充满了没有硝烟的战争，他在那个圈子里为陈老总、为自己，不遗余力地冲杀到今天，这一切谈何容易！而这个吴光黎的到来，仅仅是因为他家在北京，总

公司为了照顾他？哼，笑话！

方晓遇见他们打开了话头，就在一旁听了起来。她望着吴光黎，这是一个四十多岁、身材削瘦、一副儒生雅士派头的男人。有些谢顶，细小的眼睛，窄窄的面颊，脸上谦和的笑却掩不住他的圆滑和精明。方晓遇心里想：冯骁在先达两年多来，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多苦多难都闯过去了，最困难之时，总公司都没有派人来援助，而如今风平浪静，突然派来个什么副总经理，要开辟什么房地产业务。冯骁从未做过房地产，而这个吴光黎却是个搞房地产的老手。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深思，难怪冯骁有危机感。

吴光黎和冯骁聊着，却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，他朝这双眼睛望去，正与方晓遇的眼神相撞，一瞬间，他的目光立刻从方晓遇灼灼的目光中逃开了。这女人的眼神令他吃惊，它把目光坦然地洒在他脸上，眸子定定地一眨不眨，与他的目光相撞也不躲避。在它的冷静中还有一种飘忽不定的东西。和这样的眼光对峙，吴光黎败下阵来。然而，这一瞬间，方晓遇的眼神却留在了他的记忆中。嗯，这女人嘛，眼睛还算漂亮。

冯骁抬手看看表：“晓遇，今儿咱们和老吴初次见面，就甭开什么会了，怪拘束的。这么着，咱们一块儿吃顿饭吧？”

吴光黎很高兴，他很想和先达的两个核心人物多接触，以使他尽快了解先达的情况，所以他一口答应：“好呀，回京后，一直没和咱北京人喝酒聊天呢，今儿冯总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非常乐意。”

方晓遇犹豫着说：“哎呀，我还得打个电话问问我先生，冯骁，可意今天还让我给她买书带回去呢。”

冯骁一笑：“好了，贤妻良母，去给彭大处长打电话吧，你那宝贝女儿的书明儿再买吧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这是一家门脸儿不算大，但很有特色的餐厅，干净的小包间里坐着冯骁、吴光黎和方晓遇，三个人吃喝说笑的很融洽。

酒桌上，吴光黎仍能觉出酒后的冯骁对他戒心未减。

吴光黎没有想到方晓遇居然有很好的酒量，喝酒时，她很洒脱随意却不放纵，热情大方中又不失女性的稳重。吴光黎久居商场，下海多年，见过商界形形色色的女人，而这个方晓遇，初见不久他竟对她生出了许多好感。

“方助理来公司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吴光黎问。

“她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，做过两年教师，后来调到一个机关的广告部搞创意，就这么个文化人儿，生让我给拖进商海，辞了职给我当了大管家。”冯骁说着拍拍方晓遇的肩：“我在外边跑业务，她在公司里管着家，她办事我放心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女人嘛，看好家就算是有本事。”

冯骁很高兴，酒多话也多。方晓遇脸上掠过一丝莫测的神情。吴光黎借着酒兴说：“难怪，一见面我就看出小方的素质很高嘛。哎，冯总，你太太为什么不跟你回来呢？”

“我太太是在陈老总家长大的，陈老总很娇惯她，把她宠坏啦。她比我小十岁，我得让着她呀。她是南方人，不习惯北京生活，不愿来。我一个人也惯了，这样更省心嘛。”

冯骁的呼机又叫起来，方晓遇把手机递过去：“回吧，是谁呀？好像很急，呼了好几遍了。”

冯骁摇摇手：“不用了，一个朋友，他没急事，不理他。”

吴光黎很高兴，借着酒兴说：“小方是个细心的好管家，能管好公司这个大家，当然也会照顾好冯总的小家喽。”

冯骁脸上的笑变成了冷笑：“老吴，您没喝高吧？”

方晓遇却轻笑着说：“吴总比我还细心呀，以后在公司里我真能省不少心啦。”说着，她把眼光定在吴光黎脸上。

吴光黎躲过她的目光，忙含笑道：“二位，今后咱们都是朋友，互相多多关照，多多包涵，理解万岁嘛。”

方晓遇见状立刻转过话头：“吴总，您是学房地产专业的？”

吴光黎摇摇头朝方晓遇笑着说：“我没上过大学，初中时去了建设兵团。不过我自学过心理学专业，房地产是到达威才开始搞的，干了几年，就算是有点经验。”

“噢？心理学？这个专业在商战中可用得上呀。”方晓遇饶有兴趣地说。

这顿见面酒让吴光黎心情舒畅，冯骁看上去也很尽兴。出了餐厅，天已黑了，冯骁开车送吴光黎和方晓遇回家。

吴光黎说：“咱可都喝了酒，千万别碰上警察。”

方晓遇笑了：“冯骁总是有运气。”

冯骁说：“今晚有你们陪着运气会更好。”

把吴光黎送回了家，冯骁又接着送方晓遇。马路上的车已不像白天那样多了，冯骁开着他的白尼桑慢慢行驶着。

方晓遇一直盯着前方。半晌，冯骁突然问：“你对吴光黎这个人印象怎样？”

方晓遇沉思了一下说：“这人经验挺丰富的，不知管理上行不行，好多业务上很有经验的人在管理上却不行……”

冯骁皱起眉头打断她：“你难道就没感觉到这个人终有一天会坐在我的位子上吗？”

方晓遇并不震惊，她沉静地说：“我看还不会那么严重吧？冯骁，你没听出来吴光黎说他学过心理学？人家就是跟你打心理战呢。当然他被派来肯定是有文章可做，但也不要太过敏了。反正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我考虑的不多。”

冯骁叹了口气：“算了，我不跟你说这些事了，我也不想让你掺合进来，只是以后跟姓吴的多留点心眼。”

方晓遇无语，一直盯着前方。

冯骁侧脸望了方晓遇一眼：“晓遇，来公司也快两年了，是不是还没适应？我看你最近情绪不太好。下海跟你在机关不一样，这

两年你是很辛苦，可想想你所得到的，也值了。你原来挣多少钱？现在又挣多少？你这人呀，就是心高。”

方晓遇摇摇头：“不是我心高，其实我真不怕忙，我就是觉得杂乱无章，有时觉得挺空虚。在机关时，我们那个广告部尽是能人奇才，搞个创意、策划什么的，大家在一起侃呀聊呀，也觉得充实。可现在，公司里的人除了谈怎么赚钱就没什么话题了，我偏又不懂赚钱的业务，跟他们说不来。你不如就让我去学着搞业务，我也……”

“又来了不是，学什么业务！咱公司不像别的公司，上有一个关系复杂的上级，平级公司也是互探军情，挺乱的。我的那些生意不愿让你介入。其实你来公司后大伙对你印象挺好，你的为人处事我还不了解吗，心眼好，为人厚道，有谁和你处不好？你呀，得学会找平衡。机关和公司是不平衡，那些有才干、有文化、有能力的，都在大机关里堆着、挤着，谁也不敢迈出机关，舍不得这终身的铁饭碗。公司里呢？有钱有事干，就缺人才。所以呀，机关是人才济济也没效率；公司里缺少人才管理上不去。这就是不平衡就是矛盾。你想着两全其美；又能有个高层次、高素质的办公环境，还要挣高薪，咱这个小贸易公司办不到。说实话吧，你当初下海不是也是为了多挣些钱嘛。你看，公司那辆闲着的夏利我让彭东东开着；咱公司奖金不公开，给谁多少都由我一个人定，给你多少你心里应该有数。我能亏待你吗？你要是觉得不满意或者还想要什么，告诉我，能办到的我决不打磕巴。”

方晓遇忙说：“没有，经济上和其它方面我都非常满足，只是……”

“那就克制自己，尽快适应，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么一副没情绪的样子。”冯晓用不容置辩的口吻对方晓遇说。

方晓遇无语。她从中学时就和他在一起工作，对他的脾气太了解了，他最不喜欢被人反驳。所以她从不跟他争辩，只有另找

时机委婉地表达，也许能达到目的。不过，他的自信和固执，很难有人能说服他。

冯骁见方晓遇不吭声了，这才和缓地说：“好了，你真想搞业务，以后有了机会再说。这件事本想让思琳去跑，可你又想多干事，那就让你去吧。其实我真是怕你太累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方晓遇认真地问。

“总公司为了在北京扩大影响，赞助了一台文艺晚会，总体策划由咱公司包了，这是个好差事，不出钱还得利，这都是陈老总的好意。咱们得办漂亮了，给陈老总长脸呀。你去联系这个人，”说着，冯骁递给方晓遇一张纸条，“李慕仁，作家。”

方晓遇抬起头问：“作家？找他干什么？”

“据我的一个哥们说，这人原来是搞什么纯文学的，现在也写不出东西来了。有时就搞点活动策划什么的，品味还比较高。总公司的头儿都是正统派的，不喜欢新潮。另外，整个活动经费总公司都包给了咱们，省下的钱也是咱自己的。找那些大腕，要价太高还不算，个个儿拿糖，不好配合，还糊弄事儿。就找这样没名儿的人，要价儿不高，咱也好拿意见，他还不会糊弄咱。”

“李慕仁？他有什么作品？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？”晓遇思忖着问。

“哥们说了几个书名，我没看过，也没记住。这人的笔名叫……叫个什么？我也没什么印象，不出名。他的材料都在思琳那儿，她早就开始弄这事儿了，回头我让她把材料都交给你，你抓紧时间联系吧。”

“嗨！”方晓遇高兴起来。

到家了，方晓遇和冯骁道了别就匆匆往楼上跑去。

她轻轻地敲了三下门，这是她家的“暗号”，过了一会儿，门里传出女儿可意细细的声音：“你是守屋精灵迪克，为什么离开了

屋子？”

“我是黑猫警长。”方晓遇捏着嗓子说。

“哇！不得了啦，‘一只耳’呀，快快躲起来吧。”可意在屋里把爸爸当老鼠“一只耳”拽着拉着往大衣柜里塞。

“快开门，东东，别跟她闹了，我渴着哪。”方晓遇在门外娇嗔地叫起来。

门开了，彭东东故意绷着脸：“哼，渴了才想回家。”说着，他在她脑门上点了一下。

“妈咪，妈咪咪咪。”可意撒着娇儿像只小猫儿似地扑进晓遇怀里。

方晓遇在女儿脸上亲了一下，又冲东东作了个怪脸。啊，家，方晓遇舒畅地长吁了一口气。彭东东恼恼地对她说：“不是告诉你不许晚回家的嘛？怎么这么晚回来？你呀，耽误了一件大事！”

方晓遇坐在沙发上，把身子摇了几下，朝东东挤了一下眼儿：“特殊情况嘛，公司的新副总上任了，我们陪人家吃顿见面饭，这是礼貌嘛。什么事儿误了？”

可意像只吱吱喳喳的小鸟抢过话儿说：“人家蒋叔叔来电话让咱们过去看他的女朋友，那个阿姨的名字特好听，叫灵芝。你不在家我们也没法去，我也没有给蒋叔叔参谋成！”

晓遇见可意那副认真的样子又好笑又可气：“你参谋？你要是给蒋叔叔参谋，不给人家找个花脸猫才怪呢！”

东东说：“真的，人家老蒋都快四十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白雪公主，让你去看，偏你……”

“好了也，下次一定弥补嘛，人家渴了也。”晓遇学着可意撇着港台腔嗲声嗲气地说。

东东无奈地说：“一对赖猫儿。”

二

陈思琳坐在冯骁的板椅上等了三个多小时，呼了一遍又一遍，不见冯骁的音讯，她漂亮的脸上布满阴郁的焦虑。冯骁说今晚没空，却和方晓遇一起出去了。他们去了哪儿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？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陈思琳被妒忌的火舌烧烤得胸口发疼。她此时格外地想他，想和他上床，想他的吻他的抚摸他的……冯骁，冯哥，这两年来我一直属于你，为了你，我再也没有爱过其他男人，为了得到你的爱，我愿付出一切，可是你却从来没有爱过我！想起这些，陈思琳心中一阵悲愤。

陈思琳是个漂亮的东北女孩儿，鸭蛋形的脸盘儿，高高的鼻梁，长长的睫毛，一双无拘无束的大眼睛茫然大睁着，很性感的双唇略显大了些，却正好顺应了当代人的审美观。她个子不算很高，却有一双非常匀称健美的腿，为此她尤爱穿短裙短裤，好让它们自由自在地暴露着美丽。

陈思琳生在大连，长在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中。父亲早亡，母亲改嫁，随继父远走他乡。她和祖父母在一起生活，祖父是个退休老工人，祖母是个善良、没文化的老人。她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无拘无束地成长着。

从小她就是个人引人注目的女孩子，到十七岁时，她在一所职业高中里被公认为全校最漂亮的女生。就是那年，她轻率地跟一

个有钱的服装贩子在一起厮混，被学校“劝其退学”，开始在社会上闯荡。她又找了不少男朋友，只是玩玩而已。这样混到了二十岁，她离开了家乡，来到北京这个世人向往的大都市，开始了新生活。几年后，陈思琳已在京城混得像是个地道的北京人了。

两年前，冯骁在北京筹建公司时，经人介绍，陈思琳到先达来当秘书。她一下就被冯骁英俊潇洒的外貌所吸引，不久她就施展“手段”和他上了床。

然而这一次陈思琳动了真情。她不再是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儿，她已成为一个对男人很有体验的成熟女人，她真的爱上了冯骁。

爱情常常是复杂的，陈思琳知道冯骁有妻室，也感到冯骁是个冷漠的生意人，但仍然全心地爱着他。她知道冯骁这类男人还会有其他的女人，她并不在意，因为凭她的感觉，那些女人不过是冯骁寻求生理刺激的发泄工具，她们在冯骁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自己。可是她能感到冯骁虽喜欢她但并不爱她，他需要的是她年轻美丽的身体，然而她除了能给他这些，又能给予他什么呢？陈思琳没有太多的思想，也不会深刻地分析，但她需要爱，需要她深爱的男人的爱。是的，他并不爱她，他的目光总是冷漠的，即使在她和他作爱时也没有温存。

但是她并不气馁，因为她爱他，她会慢慢让他爱上自己的，这个男人值得她爱。他英俊，有钱，对她也很大方，她吃的、住的、花的，他都大方地给她，在这方面，她原来的男人们都不如他，这也是她深恋他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可是现在，这个方晓遇越来越让她不安。公司内部外的闲言碎语让她心烦，冯骁那捉摸不透的态度更让她生疑。她感到这个比自己大好几岁、也不如自己漂亮的女人有一种潜在的魔力在吸引着冯骁，他的心好像已被她吸走了。

是的，公司刚成立时，一切都没有个程序，冯骁忙着到处赚钱，管理上一片混乱。方晓遇来后，主抓公司内部管理，公司的

确有了变化。

方晓遇很快就能让人们对她产生好感，她从不故作，大方自然，也不清高，谈吐随意又收敛，很容易让人接近。她聪明能干，稳重洒脱，总有股朝气。她娓娓的谈话、温柔的笑，既活泼浪漫又从不失态，都能讨得大家的喜欢。陈思琳承认，这是一种修养，是她这样的女孩永远也学不来的东西。

最让陈思琳羡慕的是方晓遇还有一个美满温馨的小家。她常去方晓遇家，和方晓遇的丈夫彭东东、女儿彭可意很熟。彭东东不到四十岁，相貌端正，性情温和幽默，彭可意十岁了，是个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孩子。这一家三口住房虽不算宽裕，但和和睦睦亲亲热热的很甜蜜。

现实是这样不公平！方晓遇已这样幸福，可冯骁还对她……对她什么呢？陈思琳不敢去想那个“爱”字，她嫉妒方晓遇，甚至恨她！

她呼冯骁，在他的汉显上一遍遍打上“请速回电话”，可毫无回音。最近他越来越冷淡地、厌烦她，连电话都不肯回了！冯哥，你难道就没有体会到思琳对你的一片痴情！冯骁天生就不是那种追女人的男人，他的女人都是自动送上门的，然而这一次他会爱上方晓遇？会真的动情？思琳不能再往下想了，她不能忍受这样的打击。

天已晚，她没有等到冯骁的回电，无奈地离开了。

送走了方晓遇，冯骁心里又沉重起来。喧嚣了一天的三环路上恢复了夜的宁静，冯骁打开车窗，让微凉的风吹打着自己发热的面颊，他不愿回家。他望着四周，夜并不黑暗，但很孤寂。

他朝一个独身女人的住处驶去。到了，他走下车，方晓遇的面容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，刚才他还和她坐在一起，他还在听她柔声细语地说笑，而现在……他重回到车里踩动油门，飞快朝公